

東

北

史

綱

初稿

傅斯年 方壯猷 徐中舒

蕭一山 蔣廷黻 共編

第一卷 古代之東北

教專

629.4  
2

#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月月初版

本冊定價六角

外埠酌加郵費

撰述者

傅斯年

方壯猷

徐中舒

蕭一山

蔣廷黻

編輯者

傅斯年

出版者

傅斯年

委託發行者

北平北海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上海批發處

上海亞爾培路三三一號  
國立中央研究院出版委員會

分售處

各地商務印書館及其他各書店

## 告白

一、本書共分五卷、外附彩色地圖若干幅。茲因便於讀者起見、每卷分別出版、待五卷出完、地圖印就後、即不分售。

二、本書五卷之標目如次：（一）古代之東北（傅斯年）、（二）隋至元末之東北（方壯猷）、（三）明清之東北（徐中舒）、（四）清代東北之官制及移民（蕭一山）、（五）東北之外交（蔣廷黻）。

三、本書目錄、例言、序等、均待第五卷出版時附入。

四、本書文稿及圖稿均已寫定、預計二十一年年尾出齊、惟印刷事件、非吾等所能管理、如小有延期、讀者諒之！

# 東北史綱 卷首

傅斯年

## 引語

中國之有東北問題數十年矣。歐戰以前，日俄角逐，而我爲魚肉。俄國革命以後，在北京成立中俄協定，俄事變一面目，而日人之侵暴愈張。所謂「大陸政策」、「滿蒙生命線」者，皆向我施其露骨的進攻之口號，而國人之酣夢如故也。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遂有瀋陽之變。吾國愈求訴之於公道及世界公論，暴鄰之凶殘愈無忌，戰嫩江，取錦州，李義山詩所謂「太息先朝玄菟郡，積骸伏莽陣雲深」之景象，擴充至數萬方里之國土。今東寇更肆虐於上海，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奮起禦敵，世界觀瞻爲之一變。國人不盡無耻之人，中國即非必亡之國！然而前途之鬥爭無限，知識之需要實殷，持東北事以問國人，每多不知其蘊，豈僅斯文之寡陋，亦大有繫於國事者焉。吾等明知東北史事所關係于現局者遠不逮經濟政治之什一，然吾等皆僅有興會於史學之人，亦但求盡其所能而已。己所不能，人其舍諸？此吾等寫此編之第一動機也。

日本人近以「滿蒙在歷史上非支那領土」一種妄說鼓吹當世。此等「指鹿爲馬」之言，本不值一辨，然日人竟以此爲其向東北侵略之一理由，則亦不得不辨。退一步言之，東三省是否中國，本不以歷史爲其根據。所謂某地是否爲某國者，原有兩種條件，其一，依國法及國際公法之意義所規定，或以承襲，或以割讓，通之于本國之法令，見之于國際之約章。依此意義，東北之爲中國，在一切法律的意義及事實上，與河北或廣東之爲中國領土無殊也。即日人與俄人訂其波次

茅斯條約、涉及中國者、亦須明定其必得中國許可然後有效也。其二、依民族自決之義、必其地之人民多數不與其所屬之國同族、然後始可成爲抗爭之論。今吾國人在東北三省者三千萬、日本人不滿二十萬、其中大多數在租借地及南滿鐵道區、其在中國統治之若干萬方里中僅數千人、如許東北人民自決者、當直將作禍之日本人逐出境外而已。有此二事、東北之爲中國、其意義正如日月經天者爾！歷史之談、本不相干。然而即就歷史以論、渤海三面皆是中土文化發祥地、遼東一帶、永爲中國之郡縣、白山黑水久爲中國之藩封、永樂奠定東北、直括今俄領東海濱阿穆爾省、滿洲本大明之臣僕、原在職貢之域、亦即屬國之人、就此二三十年之歷史看、東北之爲中國、與江蘇或福建之爲中國又無二致也。今不得已辨此本用不着辨者、此吾等寫此編之第二動機也。

本編所用材料、在前代者以正史及通鑑爲宗、近年吾國學人所考輯者、亦頗引用。關於明清兩代者、新發見之材料頗多、持以實證、當感興會。日本學人近于東北史地之致力頗有功績、今亦引其吾人得見而可信者、借以循是非不以國界爲限之義、且以見日本治歷史者、如公實立言、亦只能將東北史作爲中國學之一部研究之、亦不能不承認東北史事爲中國史事之一部、其地或爲中國郡縣、或爲中國藩封、且東北在歷史上永遠與日本找不出關係也。史學家如不能名白以黑、指鹿爲馬、則亦不能謂東北在歷史上不是中國矣！

## 論本書用「東北」一名詞不用滿洲一名詞之義

日本及西洋人之圖籍中，稱東三省曰「滿洲」，此一錯誤，至爲淺顯，而致此錯誤之用心則至深。滿洲一詞，本非地名，滿洲源流考辯之已詳。又非政治區域名，從來未有以滿洲名政治區域者。此一段，清初爲奉天寧古塔兩將軍轄境，而奉天府尹轄州縣民政，與山海關內之府廳州縣制無別。康熙以來曰盛京省，清末曰東三省，分設督撫。有清二百餘年中，官書私記均未嘗以滿洲名此區域也。此名詞之通行，本憑借侵略中國以造「勢力範圍」之風氣而起，其「南滿」「北滿」「東蒙」等名詞，尤爲專圖侵略或瓜分中國而造之名詞，毫無民族的、地理的、政治的、經濟的根據。自清末來，中國人習而不察，亦有用于漢文中者，不特可笑，抑且可恨。本編用「中國東北」一名詞以括此三省之區域，簡稱之曰「東北」，從其實也。

然滿洲一詞之原委不可不辯。關於此事，清代之官樣文章滿洲原流考云：

「天男乘舫順流下，至河，步登岸。……衆曰：『此天生聖人也，不可使之徒行。』遂交手爲舁，迎至家。三姓者議爲主，遂妻以女，奉爲貝勒，居長白山東鄂多理城，建號滿洲。是爲國家開基之始。以國書考之，滿洲本作滿珠，二字皆平讀。我朝光啟東土，每歲西藏獻丹書，皆稱『曼珠師利大皇帝。』翻譯名義曰：『曼珠，華言妙吉祥也。』又作曼殊室利，大教王經云：『釋迦牟尼師毘盧遮那如來，而大聖曼珠室利爲毘盧遮那本師。』殊珠音同，室師一音也。當時鴻號肇稱，實本諸此。今漢字作滿洲，蓋因洲字義近地名，假借用之，遂相沿耳。實則

部族而非地名，固章章可考也。」

然此書前面所載之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十九日上諭則又曰：

「史又稱金之先出靺鞨部，古肅慎地。我朝肇興時，舊稱滿珠所屬曰珠申，後改稱滿珠，而漢字相沿，訛爲滿洲，其實卽古肅慎，爲珠申之轉音，更足徵疆域之相同矣。」

按：滿洲固非地名，然其來原殊自地名之建州出。去年北平故宮博物院發現之清太祖武皇帝實錄，按清太祖實錄今已發見者有三本。最早者爲此一本，其爲最早可以其稱「武皇帝證之」，康熙初年以後已禁此稱。此本絕少，漢文修飾、稱明曰「大國」、自居曰「夷君」、可見其未經改造。次爲瀋陽故宮所藏滿洲實錄本，此本已有修飾，然尚不多。次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之稿本。塗改數遍，每改則修飾愈多。最後之本爲故宮藏第二本，今已印行者，此本已全非本來面目矣。有下列之記載：

「三姓人息爭，共奉布庫里英雄爲主，以百里女妻之。其國定號滿洲，乃其始祖也。」南朝誤名建州

按：此書成于清初，彼時滿洲人尙不深自諱飾其來源，康熙南巡謁孝陵時，乃九叩首也。康熙末年始有「得國至正」之辯，雍正始著大義覺迷錄，乾隆始竄改國史，廣作焚書，抹殺明代，藻飾其祖，而滿洲源流考正成于乾隆四十二年，較之清初本之太祖武皇帝實錄，蓋後一百餘年，其時因漢化後自慚而改其祖跡之事，已極不可究詰矣。滿洲爲清代祖號一說之不可信者，有數事可證。一、天命天聰時皆稱金國汗，其遠祖至多亦是爲明人「忠順看邊」。見清太宗伐明告示一卷二號。北京者耳，焉得爲人稱曰大皇帝？如謂斯號爲天聰時所造，猶可說，歸之始祖，徒見其虛誕。二、源流考卷一，所說與書首上諭所說全異，一謂肅慎之音譯，一謂番僧之贈號，然乾隆所作全韻詩詞注則又曰：「我國家肇基于東，故西藏每歲獻丹書皆稱曼珠師利大皇帝，至今漢字作滿洲者，蓋因洲字義

近地名、假借用之、遂相沿從俗。」同在一書而有二說、同在一人而有二說、足明此號之源、清盛時本無定論。

最初本太祖實錄以滿洲建州爲一名、而以建州爲漢語之誤、此大可注意者。考建州一詞之成立、最後亦當在唐渤海國時。唐書渤海傳記其府州之名數、于率賓府下有建州、滿洲源流考于此名下注云：

「〔元一統志〕金上京之南曰建州。

〔明實錄〕永樂二年置建州衛。

按我朝肇興之地、卽渤海建州之故壤也。遼金元皆有建州、並在今喀喇沁及土默特境、爲遼時所移、非渤海之舊。

唐晏渤海國志于建州下云：

「按、元代一統志、混同江俗呼松阿里江、源出長白、北流經舊建州西五十里、」以此考之、則建州之地應在吉林東南額多力城之西、本國朝發祥之地。考寧古塔紀略云、寧古塔城東有覺羅村、傳爲我朝發祥之地、而柳邊紀略則作覺羅城。大清一統志云、鄂多理城在興京東一千五百里、本朝最初建都於此。盛京通志引元史塔出傳、乃顏叛塔出、棄妻子、與麾下十二騎直抵建州、距咸平千五百里。咸平、今開原縣境、以地考之、則額多力城去開原固有千里餘、正可與元一統志互證建州所在。則前人謂明建州衛卽渤海建州信矣。」

據此、渤海之建州爲一地名、歷遼金元而未改、明永樂之設建州衛、實沿千年之習俗、并非創制。按代東北諸衛所創之名皆譯音、其建州之稱既遠在先代、滿洲之稱尙不聞于努爾哈齊時、兩字有此等雅稱者、皆文化舊壤。

若爲一詞、只能滿洲爲建州之訛音、決不能建州爲滿洲之誤字。

依上所分解、有五事可得指實者：一、建州之稱、至明中季至少已數百年、約定俗成、官民共喻。二、滿洲一詞、清初未經掩飾之記載、謂卽建州、所謂「僞作」者、正指其本爲一詞耳。三、清代遠祖居微小之部落、爲明「忠順看邊」見太宗伐明告示、斷無被西番稱爲「曼珠師利大皇帝」之事。且清初名金國、不稱滿洲、已由學者論定。四、滿洲一詞之來源、乾隆自己已有兩意見、全不相干。五、此詞在滿語中却作曼珠、將此五事併合、只能有一解釋、卽努爾哈齊所憑以創業之諸部、名建州者久矣。彼雖立金國之號、部落舊稱之習俗不改、且漢化愈深、愈知金號之並非特別體面、於是借番蒙語中蒙古經典名曼殊之詞、以訛漢語中建州之字、曼珠一詞之施用、自當亦東部蒙古喇嘛教之者。蓋喇嘛自元季以來、幾成北部部族之國教、清族初年文化、非漢卽蒙、而其文書乃蒙古也。然其造此滿洲一詞之用心、固昭然爲遷就建州一詞、蓋建州一詞、彼之先祖久已承認、入于神話故事、勢不能改、只好訛之。然則滿洲一詞、謂爲建州一詞之亥豕魯魚可也。按滿建二詞、雖四聲不同、然在今北方土音中是疊韻、故以滿洲訛建州、其事甚便。

建州改號之經過、及滿洲一詞之制度的意義、本書第三卷中另有專篇論之。

第一卷 古代之東北 自最初期至隋前

傅斯年編

第一章 渤海岸及其聯屬內地上文化之黎明

第一節 東北與中國北部在遠古爲同種

環渤海黃海岸、有濟水、黃河、灤河、遼河、鴨綠江、古名馬訾水、大同江、古名溟水之沖積地。此一區域、在漢唐明清之盛、屬于同一之最高政治組織、當南北朝五季之衰、猶不失文化之一統。過此以北、至于松花江、烏蘇里江、嫩江、黑龍江流域、雖在永樂以前中國之統治系統不過藩封、金元除外然其民族固皆是所謂「東夷」、通古斯族其一、城郭禮俗、最近中土、南向望化、封貢不絕。且所謂通古斯族者、或謂其正是黃河流域乃至長江下流民族構成之一基本原素、今試看所謂滿洲人者、人體組織、有與黃河乃至長江流域人民巨大之不同乎？人量學之記載、關於此數地者、今尙未有充實之材料、可作大規模之比較、以爲深入之結論、然表面看去、關內人與關外人（無論有漢姓或無漢姓）、除關外人因幼時仰臥而後腦骨稍平外、實無他異也。

近年在遠東之考古學頗發達。以安特生步達生諸君之貢獻、吾等今已確知雖在混用新石器時代、東北區域在人種及文化上已與北中國爲一體。民國十年安特生先生在奉天今遼寧沙鍋屯發掘一穴居留遺、其研究報告見于地質調查所出版之古生物誌丁種第一號第一冊。依此報告、此遺跡中所藏乃混用新石器時代之文化的遺物、而與安君在河南澠池縣仰韶村所發見者異常的合同。其結論云、彼在仰韶所發見之貝環、在此奉天穴居中「驚人的常遇到、」且在此奉

天穴居之下層中並發見帶彩陶器殘片、此種陶器「正是在河南遺址所發見用具系統中最可注意的一件事也。」本書第四十二葉憑此兩點之重要、安君作結論云、「此一奉天穴居之留遺、與彼一河南遺址、不特時代上大致同期、且正屬於同一的民族與文化的部類、即吾所謂仰韶文化者也。」

此兩地所出之人骨遺留曾由步達生先生研究之、彼之結論亦謂此兩地之混用新石器時代文化居住者大體上是一事。彼云、「經比較之後、知沙鍋屯居民與仰韶居民並與今日北部中國人爲一類。」見古生物誌丁種第一號第三冊

按、安君爲系統的研究中國帶彩陶器之人、其發見已爲世界古代文化史闢一新章、步君爲動盪一時學界之「北京原人」之尋求及研究者、以兩君學術上之威權論、其結論自有重大的價值。憑此科學的根據、謂史前時代東北在文化及民族上即爲中國之一部、可以不謬也。此意據李濟先生聲明。

在東北考古得如此結論者、不特兩君爲然、日本學人之憑證據者、亦未能立異說也。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濱田耕作教授于一九二八年發掘旅順之貔子窩、其工作之細密、印刷之精工、頗堪歎服。所附人骨研究、爲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清野謙次教授等所作、其結論云：

總結說來、貔子窩人在許多點上與近代支那人及朝鮮人較遠、而與石器時代之仰韶村人及沙鍋屯人爲近。如想到貔子窩人與近代人種的體軀的關係、吾人可說、在甚多骨骼的形質上、貔子窩人對近代人種中、獨與支那人爲最近。然則此石器時代之貔子窩人、謂爲與近代支那人之祖先爲一事、實最可通之說也。

濱田君雖未說得如此決斷，然亦是同意于此者，其言曰：

歷史指示吾人，當年此一中國地段大有爲通古斯民族之名肅慎後號挹婁或勿吉者居住之可能。烏居博士數年前曾謂在南滿洲之新石器遺址爲通古斯人晉書所謂肅慎者所留，此類人在漢武東征前即住此地，至于磚墓貝墓則應歸之于武帝後之漢人耳。此雖可聊備一說，然而誰知其曾于周漢時代佔南滿州耶？又誰能否認紀元前一世紀武帝時以前漢民族之伸張一次再次不止耶？吾人誠不能免於置信者，即武帝時之漢人東漸，不過是前此支那人伸張之重現，而武帝之成功，正以其本地原有相當的民族之根據耳。此區中鬲式甗式陶器之常見，應歸之于漢代，前支那人之伸張，而不應以爲僅是文化之浮面的帶入。縱使貔子窩附近區域曾受通古斯民族相當之影響，吾敢謂此地大體上仍多是支那式，文化上人種上皆然也。此一說實根據在此所得骨骼的及文化的材料之最自然的結論。即置此人種的問題而不論，此地所出帶有支那形質之陶器與石器及支那自出之泉幣與銅器，其衆多已足指示其不能僅爲一種表面的移植，而必是深密結構于人民生活中者，只是帶彩陶器之來源尙待後來研究，以斷其究爲本地所生抑是自外引入耳。

至於以通古斯人爲自中國北部向東北移徙之民族，因而中國人與之有一共同之基本之一說，如史祿國諸君所談者，事關推測，不遑悉錄。

## 第二節 肅慎——挹婁——女真

中國史之起點據傳說在五千年以前，然舍神話及傳說而但論可徵之信史，實始於殷商之代，唐虞夏后，文獻不足徵也。所謂肅慎朝鮮者，地當東北，而時代則並起於殷周之世。茲撮錄中國最古記載此兩地者。

〔左傳昭公九年〕昔武王克殷……肅慎燕亳，吾北土也。

〔國語魯語下〕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楷矢貫之，石弩，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楷矢石弩，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楛如之。

〔周書王會解〕西面者正，北方稷慎大塵。

孔廣森曰、稷慎、肅慎也。

〔書序〕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慎之命。

文從史記周本紀。

### 以上肅慎

〔尚書大傳〕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二祀來朝。

引見太平御覽第七百八十。

〔史記宋世家〕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

〔漢書地理志〕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

以上朝鮮又肅慎朝鮮皆見山海經及西漢各書、不悉錄。

夫朝鮮爲殷商之後世、肅慎爲諸夏之與國、東北歷史與黃河流域之歷史、蓋並起而爲一事矣。中國對四裔部落每多賤詞、獨于東夷稱之曰仁、戎狄豺狼之穢詞、莫之加也。舉例如下：

〔論語〕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說文〕凡、仁人也。古文奇字人也。按凡當爲夷之奇字。

〔後漢書東夷傳〕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目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昔堯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遂賓于王門、獻其樂舞。桀爲暴虐、諸夷內侵。殷湯革命、伐而定之。至於仲丁、藍夷作寇。自是或服或畔、三百餘年。武乙衰敝、東夷寢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及武王滅紂、肅慎來獻石罍楛矢。管蔡畔周、乃招誘夷狄、周公征之、遂定東夷。康王之時、肅慎復至。後徐夷僭號、乃率九夷目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穆王後得驥騮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於是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偃王仁而無權、不忍鬪其人、故致於敗。乃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目萬數、因名其山爲徐山。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王復命召公伐而平之。及幽王淫亂、四夷交侵。至齊桓修霸、攘而卻焉。及楚靈會中、亦來豫盟。後越遷琅邪、與共征戰、遂陵暴諸夏、侵滅小邦。

秦并六國、其淮泗夷皆散爲民戶。陳涉起兵、天下崩潰、燕人衛滿避地朝鮮、因王其國、百有餘歲、武帝滅之、於是東夷始通上京。王莽篡位、貊人寇邊。建武之初、復來朝貢。時遼東太守祭彤威讐北方、聲行海表、於是濊貊倭韓萬里朝獻、故章和已後使聘流通。逮永初多難、始入寇鈔、桓靈失政、漸滋蔓焉。自中興之後、四夷來賓、雖時有乖畔、而使驛不絕、故國俗風土可得略記。東夷率皆土著、喜飲酒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按所謂土著者、應指久居其地附土爲生而言、以對遷徙無定之游牧人。

〔魏志東夷傳〕挹婁……古之肅慎氏之國也。

按范氏所舉之夷、包括實廣、如所說、則河淮下游在大一統前之古代與東北有民族之共同性、此待後論。左傳國語所謂肅慎、其地名不可指實、證以「肅慎燕亳、吾東土也」一語、必去燕不遠、當在今遼河流域、或內及灤河、外及鴨綠、正是戰國時燕之東土。後漢書以挹婁當之、然挹婁「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東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極、」在地理上殊不合。范氏所謂「挹婁古肅慎之國也、」亦自有所本。大荒北經郭注云、「肅慎國……後漢書所謂挹婁者也。」郝懿行箋疏云、「今之後漢書、非郭所見、而此注引後漢書者、吳志妃嬪傳云、『謝承撰後漢書百餘卷。』」然則挹婁即肅慎、一說至後亦見于魏初之史籍、更前于陳壽說矣。肅慎在古爲名部、彤弓弧矢、所以成嘉命者、而秦漢時反不聞、後漢書及晉書轉記之。然魏晉時固有以肅慎名國者、則無可疑。魏志、明帝青龍四年、「五月丁巳、肅慎獻楛矢。」晉書更言之鑿鑿、不曰「挹婁古肅慎之國也、」而逕曰「肅慎氏、一名挹婁、」且記其事云、「及文帝作相、魏景之末、來貢楛矢石弩弓甲貂皮之屬。」

：至武帝元康初，復來貢獻。元帝中興，又詣江左，貢其石罽。至成帝時，通貢于石季龍，四年方達。」如此，則魏晉時有以肅慎名國者，即挹婁，非謝氏陳氏范氏稽古而加挹婁以肅慎之名也。吳士鑑晉書斟注云：「據高麗好大王碑，言其踐阼之八年戊戌，偏師出肅慎，掠得某城地人民，云云。戊戌爲東晉安帝隆安二年，是晉之末造，肅慎國尙安然無恙，迨後高麗益強，肅慎挹婁始俱爲所併。觀隋煬帝征高麗，分二十四軍，其右翼有肅慎道，知其時地入高麗已久，但不悉亡於何年。」王按好大文云：「八年戊戌，敕遣偏師，觀島嶼土谷，因便抄得莫新羅城加太羅谷男女三百餘人。」又滿洲源流考言「挹婁疆域與肅慎正同」，其說不誤。又謂肅慎挹婁珠申女真爲一音之轉，亦確。然則肅慎部落，雖漢字之名謂屢易，而東陲之習稱不改。周初肅慎西界，必達於遼河山海關間，或更及于關內，其因東向之殖民，燕秦之拓土，而肅慎部落失其西疆耶？然其在東北山澤林木中者，廣闊數千里，雖部落歷有起伏，而民稱迄無改變。今吾人知女真之語言，即可藉以推知肅慎之族類矣。

且女真者，東北衆多民族中之一支而已。此族自韃靼時始大，前此在東北之重要民族，乃是濊貊。參看本書第一卷第四章而非女真。濊貊與漢族之關係尤切。濊貊雖自高麗滅後失政治之獨立，在朝鮮半島者除其遺民固爲東北新族之大成分，新族之文化易于進展者亦以此也。此亦詳後且卽就女真言之，女真所出之挹婁人與最近中國之濊貊族，夫餘人異語異文而同人形，見後漢書明其種族之大同，或混合之深切。女真語固與漢語不同族，然語言是語言，種族是種族。黃河流域史前世人與東北史前世人既爲一類，而爲今北部中國人之祖，已如上節所說，今更可以習俗證歷代東夷部落與中國爲近。諸史東夷傳所載之習俗，如居柵寨而不游牧，飼豕，箕坐，婦貞，三年喪，三年喪見唐書室韋傳等以弓矢爲

最要戰具、巫俗等，皆與中國人生活有基本的共同。漢語在黃河流域何時演成，今尙不能推定，然大致當在夏商時，在此語演成之先，當有一共同之民族或種族，爲黃河下半淮水濟水遼水潁水各流域或更至松花江烏蘇里江嫩江流域之後代居民，安置一個基礎的原素，故考人類者，見東北與關內人種之共同，治比較民俗學者，見其下層文化之相關，雖後來因黃河流域文明邁進之故，在東北者一時追不上，若文質異途者，究不過上層差別，故易於因政治之力量而混同也。大凡民族或部落相處，雖鬥爭愈近愈大，然同情心則不然，民族愈相近者，同情必愈多，愈遠者反感必愈多。中國人對漠南游牧族自始少同情，而戎狄胡虜皆成醜字醜詞，獨於東夷，名之曰仁人，稱之曰君子，班陳謝范異口同詞，如非同類，決無是言。是則中國人自覺與東夷爲一類，歷殷周秦漢而然，逮烏桓鮮卑化於匈奴，中國始變其態度焉。

成王時鄰于燕亳之肅慎，必較挹婁之疆域爲近于中國，當是黃河流域文明邁進而東向發展之後，肅慎部落之西部落入新文化中，或其語言亦隨之而變，遠居山林者，仍舊貫耳。

### 第三節 朱蒙天女玄鳥諸神話

神話之比較研究，乃近代治民族分合問題者一大利器。例如猶太民族，方言尙有差異，其齊一處反在其創世神話；又如希臘羅馬同爲印度歐羅巴民族西南支派，其關係之密切可以其全神系統證之。中國東北歷代各部落之「人降論」，一見于朱蒙天女等傳說者，分析之雖成數種傳說，比較之却是一個神話。茲錄此神話之重要材料如下：

〔論衡吉驗篇〕北夷橐離國王侍婢有娠，王欲殺之。婢對曰：「有氣大如雞子，從天而下，我